



走进画中  
◎冯周鼎

## 读三弟往事有感

◎宋继高

我们兄弟三个,我排行老大,宋继飞排老二,宋继明排老三,所以行文时,我大多称他“三弟”,平时更多称“老三”。

三弟近期在《江海晚报》上连载的三篇往事追记,我认认真真地读了一遍,决定写一篇读后感。为三弟“少年几度悲”的过去,为自己的过往,特别是为如今生活在网络游戏中的幸福无比而不识愁滋味的青少年们,我有话想对你们说。

记不清哪位哲人曾说过,苦难是人生的教科书。金一南将军也著有《苦难辉煌》。我的同乡、旅美作家赵美萍把自己的经历写成自传体小说《我的苦难我的大学》。作家史铁生21岁瘫痪,31岁写作,59岁去世,一生都在与苦难抗争,堪称“生命的奇迹”。读路遥先生的《平凡的世界》,实际上就是读平凡人生的苦难史。我欣赏他的苦难哲学,羡慕他对生活的理解。

有一本书是写任正非的,书名为《苦难英雄任正非》。我们从这本书中看到一个更加深刻和真实的任正非。他的苦难哲学是,人要善于化苦难为力量,把苦难转化为行动力和爆发力。这种苦难哲学其实是东方哲学的核心,也是大量成功者的核心哲学理念。任正非、马云、刘强东、宗庆后、李嘉诚、李光耀等,他们的苦难史就是他们成功的基石。苦难让他们更坚定,也让他们更慈悲。他们知道奋斗的意义也懂得受苦者的处境,所以他们吃透了人性也散发着人性光辉。

在东方,苦难哲学是成功的一种必然,是自我超越的机会,是认识世界的窗口,是人类情感交流与共情的纽带。成功的人,从来都把苦难化为前进的动力。

许多伟人、名人对苦难都作出不同诠释。孟子认为,苦难是人类的试炼和成长机会,只有在苦难中才能展现人性的优良品质和道德水平;尼采认为,痛苦是生命的本质,同时也是自我认识和成长的机会;奥古斯丁认为信徒应接受苦难,将其看作是上帝的恩赐和祝福。他强调信徒们对苦难的态度,认为应用信仰和祈祷来面对苦难,同时也要寻求他人的支持帮助。总的来说,哲学家们普遍认为苦难是生命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但同时也是人类成长和进步的机会。

当然对于以上这些关于苦难的哲思,对于当时跑单帮、贩鸡蛋、

卖大米,还是懵懂少年的三弟来说,他肯定不懂。但他之所以刻骨铭心记着,耳顺之年还用文字记录下来,这充分说明,这段经历对他弥足珍贵,足以影响他的一生、他后来的历程。他早已明白了苦难对于人生的意义。

苦难与贫穷紧密相连。之所以让三弟去吃这种苦,无疑当时的家境是贫困的。我们的父母不识字,但他们知道,面对贫困,等、靠、要行不通,战胜贫困的唯一有效手段就是奋斗与劳作。有一定经济基础供子女上学,勤奋读书,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鱼和肉。没钱读书,面朝黄土背朝天者,辛勤劳作,也是战胜贫困之路。我们的父母除了起早贪黑劳作外,同时也鼓励自己的子女勇敢走出去闯世界。哪怕明知有风险,明知有许多不可测,他们仍然引导自己的子女走出去闯天下。这一方面是希望改变家庭生活的现状,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种种途径,刻意磨砺子女的坚强意志、坚韧不拔的拼搏精神和压倒一切困难的勇气和信念。

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也足以说明这一点。

我13岁那年,父母让我独自去上海,找当时在上海火车站列车段支左的三姨父帮忙买一辆二手自行车。临行前夜,母亲把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90元缝进我的衣服内层。第二天,我独自上路,从六公里外的季家市坐汽车至八圩港,再坐“东方红”号轮船至上海十六铺码头,又坐有轨电车至上海常德路列车段军管处找到三姨父。我独自一人突然到来,这让从战争岁月里走来的三姨父都吓了一跳,连连说:“哎呀,你娘也真是的,怎么放心让你一个人跑到上海来了!”我说明来意,三姨父没有再说什么,让我玩了几天。第五天他带我去旧车市场,花87元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把我送到十六铺码头,又给我父母发了电报,告诉他们我到八圩港的日期和时间,让父亲来八圩港接我。

经过一夜航行,船至八圩港正是天亮后的九点钟。我从船顶的货物处推出自行车,踏上晃悠悠的跳板,走下船,期待看见迎面走来的父亲。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父亲的身影,我心里有点发毛,硬着头皮再等,仍不见父亲到来。时间已近中午,我开始害怕起来。心想,再这样

等下去,天黑了,我怎么办?

13岁的我,只在家门口的麦场上,由父亲扶着,跨上自行车可以勉强骑行,但还没学会上车和下车。无望和恐惧的我,把心一横,不等了,我扶着一棵小树上了车,沿着沙石公路,向季家市方向奋力骑行。

时值四月,田野里的麦苗儿已鼓起肚子准备吐穗,路沿边坎地生长的蚕豆豌豆开着鲜艳的花。我在心里告诫自己,一定要靠路的右边骑,一方面路边有树,我随时可以抓住树上下车。另一方面,即使摔倒,也尽可能倒向右边的密匝匝的油菜、蚕豆上面,千万不可以向左摔倒在沙石路上。我一边这样想,一边使劲向前骑行。时有汽车驶来,在我身后响起尖厉的汽笛声,我常被吓得一头倒向右边厚厚的蚕豆或麦苗上。汽车驶过,我爬起来,抓住路边小树上车再骑。这时我也不知道害怕了,只是向着家的方向拼命骑,一路不知摔了多少次跤,好在每次都有路边的庄稼缓冲一下,也没受到什么皮肉伤。就这样摔摔骑骑,下午三点多骑到孤山地界,我知道孤山距季家市还有九公里,到了季家市离家就不远了。这时,迎头驶来一辆客车,坐在车上的父亲看见了正在骑行的我,激动地拍打车窗,请求司机停车开门让他下车。好心的司机停了车,父亲在路边接到我,此时的我忘却了先前的紧张和不安,跟着父亲有说有笑地回到家。这件事,成为我父母一生的骄傲,此后说到这类话题,我母亲总会说:“我大儿子,13岁,一个人去上海买自行车,他当时不会骑,扶着树上车,把自行车骑回来了。”

再联想到,我们的父母把三个儿子都先后送到军营的举动,也足以诠释他们刻意锻炼子女的良苦用心。他们当然知道,只要穿上军装,就要随时准备打仗,而打仗是要死人的。显然我们的父母不怕接受这个后果,足见他们的血性!

在三弟的三篇往事追记中,我看到了舅舅的善、大义与担当;看到了蒋正先不厌其烦地帮助三弟;看到了邻居丁邦忠的见义勇为;更看到了江南老太太的善良。三弟少年时代历经苦难,但也遇见了大善大幸,我们应该永远记住这些人,借清明时节回家扫墓的机会,要去再见见他们。

心窗  
片羽

## 听雨

◎刘伯毅

今年春天雨多,有时闲在家中,也静下心来听雨。

不必去登高楼,“危楼休独倚”,环顾无人,雨声会给你几分孤独和落寞;也不必去寻一座独立的小棚屋,或觅一个小石洞,虽有几分情调几分韵致,但毕竟少了一分随意,离现实远了点。听雨,就坐在沙发上或躺在床上,任思绪在雨声中轻轻飘飞。

听雨如听音乐,那是来自大自然的律动,是天堂带给人间的歌咏。细雨沙沙,似小弦切切,引你淡淡愁绪;急雨哗哗,如大弦轰鸣,让我增添豪情;疏雨啪啪,仿佛古筝独奏,清明而有韵律;而突然间,狂风暴雨又似千军万马从远处直逼过来,天地间顿时变了颜色,就像是交响乐的高潮处,使你心旌摇动,血涌奔流。

听雨之妙,全在于心平气和。人在闹处是听不见雨声的,即便身在静处而心在闹处,亦是听不得雨的。雨声覆盖万物不留余地,有了雨声,其他杂音都消融瓦解,让人感到这天地之间除了雨声,别无他声。雨声持续不断,反倒使周围显得宁静,是读书静思写作的好时光。无论是细雨缠绵,还是大雨滂沱,手执一卷,静对风雨。虽有与风雨同飘之感,但坐在自家书桌前,会觉得遮风挡雨的家更安宁,心态更平和,读书也更容易读进去。“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文学作品从《诗经》开始就大量写雨了。试想,哪一株杨柳没有经过春雨的爱抚,哪一对热恋的情人,没有在雨中深情地等待呢?雨,在一定程度上,靠近了内心,靠近了灵魂深处。因此,优美的诗词、散文都离不开“心雨”的浇灌,热恋的男女大都有关风沐雨的爱情经历和考验。

想想古人听雨的生活情愫也很有趣味。陆游听了一夜春雨,天明又品咂起深巷杏花叫卖声;孟浩然在春天的夜雨中睡了一场好觉,醒后却不禁担忧梦里花落知多少,这一担忧被中华大地处处吟诵。“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杜甫难得在雨天里有这样高兴的句子和生活。“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李商隐在夜雨中,想象未来团聚时的温馨甜蜜,反衬现时的孤单冷清,让人叹息。

雨洒江天,本属自然天成,可总是触动文人那根纤细脆弱的神经。常为风雨中人,偏嗜好静下来听雨,其实也是追求着内心的宁静与淡泊,希望外界风雨来时,自己有一个遮风挡雨的环境。听雨,并非全在于风雨,更多的是倾听一颗经风经雨之后心灵的感应与律动。披风沥雨中不肯听雨,浑身淋漓时不便听雨。听雨需要激荡后环境的温馨,需要惊颤后心境的宁定。因为有了这种悟境反差的置换,外界风雨才完全可能成为一种回味和想象,才成为美感的景象。晴和雨也时常转换,听雨时,我也知道,也许数小时后,就晴空万里艳阳高照了。其实想想人生也是如此,人生和大自然有晴有雨一样,总是有苦有乐,甚至苦乐一体。所以,如何善待人生,善待苦乐,掌握苦与乐的转化契机,就是人生的技巧或高明所在了。宋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当属大技巧的范畴。有这种大技巧的人,无疑堪称“人杰”。

玉兰  
一瓣